

■时评

莫把科研当竞技

文 / 汪品先

记得曾在珠海召开的科技奖励大会上，一些科技人员凭借科技劳动一夜之间成为富翁。自此，“科技重奖”便成为各级政府对科技人才重视的实际行动标志。

科技需要评价，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500万重奖，我认为就给得很好，因为它崇高而且稀缺，它将吸引和激发更多科学家向高峰挑战；因为它奖金额度高，能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形成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类似这样的“科技重奖”少不得。但现在我们有必要建议减少科技奖励，因为从现实情况来看，各种科技奖励太多太滥了，每年科技进步奖就有几十项甚至几百项，各行各业和各级地方也都在等着奖励，很多科研项目还没真正上马就在等着拿奖，墨迹未干就送去评奖。把获奖作为终极目标，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只能助长功利的浮躁之风。

当前，全社会对创新成果“敬而待哺”，这种急迫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也的确需要营造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但如果仅仅把科研当成竞技来处理，那么出来的可能不少都是泡沫。我们不可否认合理的科技重奖能够有效地激发科研动力，但是如果一味地依赖物质激励，甚至以泛滥的科技重奖来刺激科研工作者，也许只会刺激出很多“黄禹锡”来。

是淡化名利还是强化名利，关键在于政策引导。只有政策首先“冷静”下来，社会才能冷静下来，这是当务之急。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真的要上去，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创新的文化氛围，而不是撒胡椒粉似的创新奖励。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对科学、知识的崇敬之风，这是很好的社会基础，我们相信这种既定的社会基础决不会因为科技奖励的减少或取消而有所改变。

“利”字当头的科技创新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科技创新要求的是科学家全身心地投入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对知识脚踏实地的追求。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热爱和好奇心驱动的重视明显不足，我们的学生往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甚至连高考志愿都由教师和父母包办，完全丧失自我。

再者，科学的怀疑精神的重新树立也不能忽视。科技创新，无不始于对原有知识的怀疑。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对学子的要求是“替圣人立言”；时至今日，人们仍是宁愿寻找或者制造可以依赖、迷信的“权威”，这与今天提倡的创新思维是对立的。科技创新光靠号召是不行的，也不是光靠投入钱就可以解决的。对于创新动力而言，物质刺激只能收一时之效，长远之计还是在于创新文化的培养。我们必须在力求上进的同时克服急躁情绪。要造高楼，首先得挖地基。

（作者系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曾几何时，语文学科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语文教师似乎也成为“最不吃香的老师”。为什么？听学生道出其中原委：在各类考试中，语文成绩是最不好把握的，好也“上不了天”，差也“入不了地”，花多少精力也增不了几分，更不指望依靠语文来提高总成绩，还不如多背几个英文单词，多做几道数学题。

缺乏现实的驱动力是不是语文教师就无所作为了？其实不然，语文课有着其他学科难以比拟的优势，承载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还有哪门学科能比中文更好地做足“中国”这篇文章呢？如果学生没有学好语文的“外动力”，那何不凭借中文自身以及所表达的文化的魅力，把语

教育的本质，不是要学生“分秒必争”地学习书本知识，而是通过教育，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让人格更健康和完善。对于过往强调知识记忆的教育，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其对健全人格的破坏力，可是，只是因为单一的成功模式——考出好成绩，上到好学校，进入好大学——人们一直屈服于应试教育的威势，联系孩子与老师、父母的，似乎只是“分数情”——分数高就是乖孩子、好孩子。试问，“超女”出现之前的教育，让多少孩子还保存着对纯真年代的温暖记忆？

笔者看过“超女”，对于“超女”选拔中，放纵未成年孩子、正在中学求学的孩子来报名参赛，一直持反对态度——任何游戏，必须有游戏的规则，“超女”的“祖师爷”、西方国家的选秀节目，一直坚守着节

莫把科研当竞技(今日新语)

汪品先

《人民日报》(2006-05-08 第11版)

【字号大小】【打印】【关闭】



蔡子君画

提要

现在很多科研项目还没上马就等着拿奖，墨迹未干就送去评奖。把获奖作为终极目标，这会助长浮躁之风。如果仅仅把科研当成竞技来处理，那么出来的可能不少都是泡沫。科学技术真的要上去，必须依靠创新的文化，而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创新奖赏。

科技重奖的激励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到底是冲着名利而来，还是因为科学的追求使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我们并不否认重赏之下可以出勇夫，但是也要防止出来的是黄禹锡而非伽利略，近年来频频爆出的国内学术造假丑闻已经敲响了警钟。

频频爆出的国内学术造假丑闻已经敲响了警钟。

回顾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可以看到，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如痴如醉地潜心研究，很多人生前潦倒一世，身后才被追认，像伽利略更是为了真理献出了生命。这与我们今天某些按论文数目发奖金、科研立项时就盘算着能得几等奖的学术心态相比，相去何止千里！

1992年在珠海召开的科技奖励大会上，一些科技人员凭借科技劳动一夜之间成为富翁。自此，“科技重奖”便成为各级政府对科技、人才重视的实际行动标志。科技需要评价，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500万重奖，我认为就给得很好：因为它崇高而且稀缺，吸引和激发科学家向高峰挑战；因为它奖金额度高，能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形成崇尚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类似这样的“科技重奖”少不得。但现在我们有必要建议减少科技奖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奖励太多太滥了，每年科技进步奖就有几十项甚至几百项，各行各业和各级地方也都在等着奖励，很多科研项目还没上马就等着拿奖，墨迹未干就送去评奖，把获奖作为终极目标，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只能助长功利的浮躁之风。

当前，对创新成果，全社会嗷嗷待哺，这种急迫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也需要营造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

但如果仅仅把科研当成竞技来处理,那么出来的可能不少都是泡沫。我们不否认合理的科技重奖能够有效地激发科研动力,但是如果一味地依赖物质激励,甚至以泛滥的科技重奖来刺激科研工作者,也许会刺激出很多黄禹锡来。

是淡化名利还是强化名利,关键在于政策引导。只有政策首先冷静下来,社会才能冷静下来,这是当务之急。我们的科学技术真的要上去,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创新的文化,而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创新奖赏。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对科学、知识的崇敬之风,这是很好的民意基础,这种认识不会因为科技奖励的减少或取消而有所改变。

“利”字当头的科技创新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科技创新要求的是科学家全身心的投入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追求知识的好奇心。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热爱和好奇心驱动的重视明显不足,我们的学生往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甚至连高考志愿都由老师和父母包办。

再者,科学怀疑精神的重新树立也不能忽视。科技创新,无不始于对原有知识的怀疑。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对学子的要求是“替圣人立言”;时至今日,人们仍是宁愿寻找或者制造可以依赖、迷信的“权威”,这与创新思维是对立的。科技创新光靠号召是不行的,也不是光靠投入钱就可以解决的。对于创新动力而言,物质刺激只能收一时之效,长远之计还是在于创新文化的培养。我们必须在力求上进的同时克服急躁情绪。要造高楼,首先得挖地基。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2006-05-08 第11版)

[【回首页】](#) [【打印】](#) [【关闭】](#)